劉氏鴻書

第八卷

地理部五

諸夷國

夷俗

劉氏鴻書卷之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地理部五

夷國

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其中國之文學被焉後至五代末節度使吳昌文方盛自中國流行外夷數千年間其文皆不免於夷狄之風窘竭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蓋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鴂舌之可傳故不相

合（房始秘書）

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一說與無啓國民相類與野人俗同（夷門廣牘）

婆羅國人狠戾可畏男女皆佩刃而行但與人不睦即刺殺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内得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出者不論若他國人至捫其婦人乳者自喜曰你愛我若有私意即出刃刺殺之（文獻通考）

真臘國其國極熱即南回回凡嫁娶女子九歲乃會親友令僧作佛事以指頭挑破女子童體以血點於母額

以爲利事嫁人夫婦和十歲即嫁人與其妻通其夫即
壹國人爲盜即斬手斷足或以火印烙記黥額死罪者
以木椿穿其屍 勝覽

日本國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即倭國也其國乃秦始
皇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
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不意
遂爲國焉而中國詩書遂留於此故其人多尚作詩寫
字自唐方入中國爲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髮爲桑
門穿唐僧衣其國人皆髡髮孝服則留頭 異域志

馬人乃馬援南征士卒羈留散處南海人多深目猳喙

産與黎同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即此馬人之謂 方輿勝畧

暹羅國在海中民多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其風俗男子皆割陰嵌八寶人方以女妻之海中有一島島中之樹其花鬚一匙二筋狀如黑漆人用之飲食其油膩不能汚若攪茶則化

昔巴蠻國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惟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 水經

頓遜國在海島上人將死親戚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飛來萬數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卽燒骨沉水謂之鳥葬梁武帝時曾入貢夷事畧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頻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文獻通考

女人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舶舟飄落其國群女携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

風裸形感風而生又云有奚部小女者部抵男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海槎錄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城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仇而殺之無別故也奏聞上命斬於市予謂斯人之肎犯刑辟固出其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夷人能不愧死菽園雜記

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埜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房風房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民 博物志

蒙國叚思平生有異兆國主楊於箕忌捕之思平逃匿饑摘野桃啗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遂逐楊氏而有雄國 滇戰記

大闍婆國産青鹽鸚鵡瑜珖大貝其國人又生一種人頭能飛漢武帝時重譯來貢南方有解形之國吳大帝孫權代闍婆獻一美姬每梳洗則不令人見大帝伺其臨妝密遣人窺見姬置頭於膝上用手梳髮因驚詢之即以頭屬頸如故自言飛頭國人也出酉陽雜俎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東明東明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一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

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名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國也欲殺之東明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東明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爲之成橋得度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集異志

交趾之地最爲膏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曰雄田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爲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臯通輔佐之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便却壘息卒還戍武寧遣其次子始爲質通好後安陽王遇臯通不

厚遁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丰姿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毀其機即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啣生文犀入水走水為之開越遂兼其地 南越志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盤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帝患其侵暴而征討不尅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

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

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羣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舞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風俗通）

勿斯里國屬白達國節制其國終歲不雨國人有七八十歲不識雨者止有一大江水極清甘美不知其源所出遇其時水溢四十日浸滿田疇候水退而耕其田曾下有二州名甜野亦近此江兩三年間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髮鬢皓白坐於水中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若笑則其年豐稔若顰蹙為悲狀則必有饑歉坐良久復入水中相傳古有聖人祖葛尼建塔頂上有鏡

如他國有兵船來其鏡先照見埤雅廣要

河套在戰國時爲上郡由秦蒙恬逐匈奴而有其地所謂河南地者此也漢武用主父偃策乃立朔方郡因河爲固若夏赫連勃勃李繼遷皆雄據北方至宋元昊遂稱夏帝據河南之九州即今套中也宋史云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周廻六七千里三面阻河惟南近陝西之榆林堡橫亘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鎮幾二千里從榆林邊城抵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唐韓國公張仁愿爲朔方大總管渡河於套北築三受降城以守元立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我太祖驅虜出絕塞

成祖即位親征虜窟伏荒域黃河之外一帶蕭然延綏稱無事矣宣德時防禦猶整至正統間尚書王驥追斬都指揮安敬又以方略擊敗虜酋巳脫孛羅守將都督王楨後又○請於榆林城堡築瞭望臺虜窺境即舉烟示警又榆林一帶營堡累增二十四所歲列營積粮以遏寇路而景泰時以寧獨天順時諸虜相繼入寇始知我東偏頭西寧夏皆守惟延慶可馳突遂入屯其中即今吉囊子住牧也由是虜得伺機出沒爲邊患成化乙酉巡撫項忠盧祥疊遣[illegible]請合兵禦之虜雖敗去時巳潛伏河套爲西邊患有建言增兵守禦者有言大

舉搜虜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已命侍郎樊盛往議方畧盛回奏河套少深水灘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便制曰可弘治改元都御史馬文升上言虜情叵測盛則搶掠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於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趣逐水草時或出沒要必別有奇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容久住貽患庚申春虜寇大同用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督軍務赴榆林襲破之遂擣其巢穴毀其廬帳斬其老弱百餘級而還頃之火篩復侵劇甚特擢大理寺

丞陳壽巡撫延綏壽至先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壽乃開邊耕耘稞粱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是年秋火篩復寇大同仍命朱暉等逐之乙丑虜數里直抵固原關中震恐巡撫楊　一清時在平涼亟率帳下五千餘人至瓦亭驛適虜圍花馬池見我軍容甚盛移侵隆德亦尋引去已而議大[illegible]成復河套明年正德改元丙寅春遂以　一清總制邊務復河套也先是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

一議攻攻虜所必救且言河套卽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方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報可會權璫劉瑾僨之而罷自是無敢言及河套者當時楊一清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墻塹約四十里不意奸權劉瑾竊柄儲沼中止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於未修邊墻折入至嘉靖元年直犯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殺掠之慘比前倍之藉使劉瑾不出使一清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人民有耕收之利官民省征伐之苦矣未幾一清召入內閣自是北虜吉囊俺嗒無歲不擾榆林寧夏宣府諸境嘉靖丙午

侍郎曾銑奏議復河套總兵咸寧侯仇鸞爲奸銑發之詔逮鸞鸞誣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歸中人情大摇遂亦逮銑詔獄時内閣夏言獨是銑議又内閣嚴嵩素忌言遂織坐銑交結近侍律殺銑遂逮言繫錦衣衛獄論死自是虜益妄奪至丙寅冬大舉犯延綏官軍出擊敗績隋拆人馬甚多事聞上怒而總制御史陳其學奏稱達賊已被官兵擊敗驅逐出境時齋本人張四爲給事歐陽一敬詰之答云行至中途聞於虜又復入不知搶何地方一敬因奏參重搆文罪之議原非撫臣之才官軍淪没束手無措出境之報繞聞而入境之報隨

至詔奪其學爵回籍以刑部侍郎霍冀代學紛紛言兵策備虜薛引去然而策河套者率至是無遺慮亦無他良謀矣 續文獻通考

夷俗

隋煬帝時倭王遣人入貢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不悅 隋紀

當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為之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晉有之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糱酒萬石

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書記洞詮

晉惠帝昏愚不納江統徙戎之論不遷胡人於塞外以致匈奴劉淵羯人石勒鮮卑慕容皝氐人符健羌人姚萇及巴氐李特等乘釁伺便相繼作亂中原雲擾四海分崩克陷兩都執辱二帝腥羶帝宅汙染神鄉宗廟丘墟生民塗炭晉室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故夷夏之防千古當嚴其始三十二胡斷

烏秅之國有驢無馬新羅無羊勿吉無牛羊琉球無牛羊驢馬鞠國有鹿而無羊馬驅度寐有豕而無它畜朝

鮮有麋鹿麞麅而無麃扶桑有銅而無鐵日本無犬猫
夜郎無桑蠶烏桓無麴南詔尋傳之蠻無絲纊吐蕃無
鹽鐵西域無茶茗瓜哇有麻稻粟菽而無茶麥波斯無
稻黍三佛齊有米無麥鞨國有木無草日本有諸藥而
無甘草芎藭朝鮮無岡桐銀朱晏陀蠻無鐵印都蔣波
貢臘皆無雪霜勿斯里無雨蘇都識匿之國無五谷玄覽
大琉球之衣以闞鏤南詔之衣以波羅撥振力之衣以
羊皮阿里驕之民鹿皮貫木葉而衣之滑國以羊皮爲
紙嘉良之夷以皮爲冊三佛齊以椰葉爲瓦扶南以大
箬葉爲尾扳悉彌以樺皮爲瓦暹羅以茭草爲瓦朝鮮

以布粟爲市日本以漢唐之錢爲市暹羅以海貝爲市文身之民以珍寶爲市曼陀蠻以蚌甲爲兵回紇以駱駝耕駿馬之國以馬耕（史事略）

宋初遼有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廼而與弟保活里適女直居於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其族人者兩族交鬬衆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函普乃往諭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聘六十之女函普以青牛爲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思板

亞普臣卒其後爲金之始 金志

回鶻即回紇其國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他神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他也拜天求天求過方得爲神爲佛天不教他做他如何得做是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別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如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故每歲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福以面背其壁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淫聲方舉首叫天謂之求福兩手捧之曰接福以手如得物狀揣入懷內曰天賜福矣然後拜謝是爲叫福世俗以叫佛傳之謬矣故有叫

福樓是也其先種類風俗始之 原始秘書

我明太祖初得天下交趾進兩女子其艷麗之容縫綉之工婉順之性六宮之內無雙焉太祖受之既數年復以兩女來進太祖怒曰彼夷王將謂朕為天子唯事聲色之樂而不理萬幾耶并以前所進者還之且命其使者曰四人猶女體也歸宜嫁之蕃弘治十一年有出使交趾封王者其所聞如此 國朝典故

成化二十一年憲廟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備封冊之禮以如占城官治大船一艘凡大船之行用小船一選熟於洋道者數十萬駕而前謂之頭領大船之

後繫二小船以便樵汲且以防不虞謂之快馬亦謂游
艇是役也軍民之在行者千人物貨大重而火長又昧
於經路次交趾之占壁囉誤觸鐵板沙船壞二使溺焉
軍民死者十九余里中有麥福者同七十餘人奪一脚
艇棹至崖側巨浪簸蕩衆懼捨舟而登山回望大船覆
處近如席前洪濤瀾汗惟敗篷破甑出没於其間數百
人者漚滅無跡衆皆長慟於是晝行夜伏捕蛇鼠拾草
木之實而啖風雨晦冥石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來狎
悉難名狀且已忘甲子惟視月弦望以驗時日曾未浹
旬死者強半存者二十四人復已缺食二日蹣跚冥行

倀入空谷谷中石窟寬坦如堂有草葉如廣之水蕉掘之根類蹲鴟而大競取以食喉間微覺苦澁余味如葛識者曰此非惡草也第未經風日水土氣作苦澁味耳乃曝之日中衆亦偃息石窟已皆酣寢比寤曉星煌煌矣遲明敲火燃草取所曝日者煨而食之味轉香滑晨進一枚饑渴俱弭稍寧肆力而採頃之根斎都盡窟居二日體力完健乃人賫數枚復緣水際而行俄聞谿中人語至見黑鬼數輩操一小船循谿搜撈段帛諸物有諳夷語者詢之乃交阯占城二國之交徼巡船也二船酋長聞是覆溺之餘爲之隱惻各取十二人共載以歸

二國夷王謂天朝人民館穀如禮於是占城遣人以二使來訃廣中始知大舶汨沒守臣以聞二使均荷廪恤又踰年二國始具海舟資送諸人以還蓋同日達廣也逆計阽危之日至是已二年矣麥福自言向在占城旅次月夕夢還其家見三道士設水陸醮聞其妻哭聲而寤福於枕上亦哭同寢詰之語之無不酸鼻者次年抵家見其家髽而麻衣筵几儼然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云凶問至時爲丙午六月晦初猶未信旣而審然七月望始倩道流招魂而葬月夕之夢無乃是乎 山居雜志

土司性好殺即翁婿稍不合彼此各起兵殺人無算屢申文撫按道府委官勘驗故紙耳如思陵州土官原係思明府婿及故其弟韋紹曾襲兄職思明即欲以女妻紹曾曾嫌其貌陋不從思明起兵仇殺數年思陵不能敵萬曆二十二年間竟與嫂配逐其嫡妻方罷兵揮塵談

劉氏鴻書卷六終

第九卷

歲時部 一

端午

女兒節　并州俗　皆稱端午

五月霜雪

伏　七夕　中秋　重九附禳過日

交扇　避暑　天貺節

中會　渴死　乞巧

曝褌　不揮扇　游金山

九日　謝過

冬至　寒

遇歲露　烟青黃　脂死

卷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

明　宣城　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歲時部

時令　附　干支屬

天地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爲十二會會分爲三十運運分爲十二世世分爲三十年年分爲十二月月分爲二氣氣分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日者月之候也則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

之生息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氣候圖說

一元猶一日也一日十二時故一元十二會盤古子亥之交也子丑會方有天地寅會開物生人寅卯辰巳四會渾

天地有陽九百六之厄值此數者大則弑逆篡奪天下受兵小則女主亂臣上下不靖陽九爲大旱百六爲水潦陽九之災四百五十六年爲一小限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大限百六之災二百八十八年爲一小限四千三百二十年爲一大限成化正德元年丙寅入百六第五小限嘉靖九年庚寅入陽九第二小限道藏運度經

云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爲大陽
九大百六又八十一萬年爲刼終陽九百六則一元行
大刼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正法經云天運三
千六百周爲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陰蝕陰蝕陽勃
天地氣反謂之小刼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
千三百度爲陰勃陰勃陽蝕則天地改易謂之大刼太乙
九宮術
洪景盧續筆云初入元百六日陽九又曰大亨經歲四
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值八十歲則
值其一陽九卽當承百六而言又攷王湜太乙肘後檢

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陰陽之說較景盧似明然合兩說審之八十者適九九之數將終數值此極矣禪家亦有九九數完之說蓋此自是灾期曰陽九因九九而得名也倍八十得數一百六十則再逢陽九是爲百六了然可知也因又思史言元二之厄註者皆云卽元元之誤今依前解則元二者入元逢陽九之二卽百六耳非異說也總之初曰陽九再曰百六易百六曰元二後人雜用爲灾阸之常稱后羿寒浞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

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巳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毓秀餘編

摩睺羅名須臾毗曇云一日夜共三十須臾僧祇云二

十羅預名一須臾須云百二十刹那爲怛刹那量臘縛

此六十此三十須臾此三十晝夜至十晝夜月十二月

爲年於中減半夜 翻譯名義

三代年歲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也

夏曰歲一歲稔也商曰祀周曰年獨斷夏曰歲取歲星

行一次商曰祀取祭祀一訖周曰年取禾穀一熟唐虞

曰載取萬物終復始 竹書紀年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

七甲子 古今甲子

一年二十四節氣一節主半月水之氣味隨之變遷此

乃天地之氣候相感又非疆域之限也月令通纂云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日以尾瓶秤水覘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觀此雖一日之内尚且不同况一月乎 綱目本草

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謂往亡日 綱目

夜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更點二十十五聲今府州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

尾止二十一點故禁人曰一更三點放人曰五更三點五更鳴鍾前十八緩後十八急緩急每三轉共一百零八擊者蓋應十二月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按陰陽也（四季須知）

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犂黎古字通用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未及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古考編）

朔之言蘇也月死後蘇生也月之初一日爲朔日月相會謂之合朔望十五日也日月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

之望蓋日與月對望也晦月盡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蓋陰近陽則晦也弦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蓋日與月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其形一旁曲一旁直如弓弦之張也上弦初七八月之未圓下弦二十二三月之又缺王氏彙苑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有重九日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可據也月令通攷

元旦　元宵附耗磨日　送窮日

正月朔日西北風不雨人多疾正月朔平旦北風春民

多死日中北風夏民多死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六正月朔風從南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人多死亡風從東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靈樞經

元夕燈火盛於唐而昉於漢按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晝燃燈梁簡文帝有列燈詩陳后主有光璧殿遥詠山燈詩春明退朝錄云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淳化元年六月始

罷中元下元張燈○三元之說出於道藏謂正月十五日爲上元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妙眞人下降人間考定罪福中元下元皆大慶之月也長齋誦度人經則福及上世身得神仙 鉛槧

唐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爲之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

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
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
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
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
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南紀

唐明皇幸上陽宮夜新番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
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番曲大駭之密捕笛者詰
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聲者
遂以爪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摹也元稹連昌宮李
摹擫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聲曲 連昌詞注

唐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剜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即罷 唐史

宋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夜次夜飲二鼓青稱疾輙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更青已奪崑崙矣 輟耕錄

宋神宗朝王襄敏公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家人皆步

出將帷觀焉幼子宷行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綵鰲簫吹雷動士女仰覷喧擁闐咽轉眄已失所在騶御皆恇懼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失南陔曰它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子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内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亟納珠帽于懷適内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

大人悅其始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子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以瞻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既獲盡戮之乃命戢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欽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已如此　桯史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官私不開倉庫張說詩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野詩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口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

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粮三揖窮鬼而告之至今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 四時寶鑑

寒食

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之和唐德宗時李泌置○又二月爲芳春節玉晨大道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 事物紺珠

秦人婢生一子惡之乞與隣家隣家因大富貴本家貧竟以二月二日取歸家復富隣家乃貧所以宕渠之地幷萬州俗每歲於是日携酒筵鼓樂郊外朝飲暮回謂

之迎富節

清明十日之前禁火謂之寒食蒼龍大火司令在此時自此以後則火乘旺故禁火以抑之介子死值其時遂有此說八日青精制火于食也五日競渡制火以水也佛日食玄精固謬而弔屈之說似亦未然楚人弔屈則可至吳越淮泗俱爲之何說也固知三者之皆訛

晋文公哀子推之死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一說子推三月三日焚死晋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

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然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亦是周制 琴操

上巳　清明 附 梅天

開元春司天客奏玄象有謫見當有名士三十餘人同日死數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李蒙者貴主家婿也玄

宗以事戒主曰無令愛婿遊宴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聯舟進士畢集蒙聞之踰垣走赴忽風暴起畫舸半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獨異志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偪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天中記

禊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

之域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西京雜記載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然則漢宮中正月亦有修禊事春蓋兩禊也升菴集

有士人鬱鬱不得志丐夢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单車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燐燐然顧問僧曰是燐燐者爲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曰懷果令始嘿理前夢無不合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

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卽是眞眞卽夢石湖

懷果對清明 楮記室

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附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景龍文館記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仙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隕謂此也

楊升菴文集

朱餘慶詩云梅天馬上愁黃鳥按今江淮四五月中久雨初生黕黰謂之黴天說文云衣中久雨青黑曰黴而本草五卷云梅雨水沾衣便腐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尤甚過此節皆須暴書知當從梅字 月令廣義

端午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爲女兒節 宛署記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作五色縷

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鄴中記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續世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日知考

唐貞觀九年五月李靖伐吐谷渾引兵由南道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雪人馬俱飲方輿覽勝

伏　七夕　中秋　重九附禳災日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晋書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郭崇韜曰吾昔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人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熱自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五代記

六月初六日宋真宗時天書再降兗州遂以是日爲天

既節 會要

道書七月七日爲慶生中會此日地官三宮九府四十二曹同會天水二官六宮十八府七十二曹同考罪福 道書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渴死者六十人 齊東野語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覈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針弄綵爲有風致 代醉編

竹林七賢論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頗善居室內足於財唯阮籍一巷好酒而貧當時有南阮北阮之分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籍兄子咸時方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山堂肆考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窗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懷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著於西窗下烈日中公衆對飲三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稗志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

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長公外紀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魏文帝書

宋祥興二年巳卯胡主忽必烈滅宋大興胡教任胡僧楊璉等滅中國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中國道藏經書其時嚴冬非雷之時雷火驟作是日火焚胡廟憫忠等

寺一十三處其徒火燒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一十九人及妖人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因懼非時冬雷其日北方奉其教者每年至是日皆拜天謝過 三教編

冬至　寒

冬至之日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殺人者也其民皆病其以半夜至者萬民皆臥而弗犯故其歲少病客邪入骨至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 遂古記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

用事火烱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 淮南子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夫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呂氏春秋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寒故加衣於君上覺而說問

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事其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韓子）

元帝時漢中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獨無變色（桓譚新論）

大興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異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於

臘　除夕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爲祖戌日爲臘魏土德以辰日爲臘晉金德以丑日爲臘○祖長生也終墓庫也 魏紀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爲王侯臘○常校定生人處所分野降注三萬六千神殺其日宜齋戒祈謝延年壽 月令廣義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

不臘矣御覽云臘祭名也日月會於龍尾百物備合因是以祭群神左傳

十二月祭先祖百神之日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祭月雖同而祭日則異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臘獵也獵取獸以祭也事物紀原

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爲小

兒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爲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逐惡鬼于禁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㱙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好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誅爲粮 禮儀志

唐貞觀初時值除夜大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金翠煥爛光明如晝乃延蕭后與觀樂闋帝謂后曰朕設施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王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餘年妾常侍從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人山數十每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百餘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十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

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内所燭皆是膏油但覺烟氣薫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曰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唐書

鴻書卷九十終